

## A New Walk Outside the System

### [Focus] The Status of Independent Art of China Seen through the Caochangdi Workstation

#### 在高速公路边：当下中国独立纪录片与剧场的行走方式

“草场地工作站” (Caochangdi Workstation)，位于北京五环路边缘的一个叫做草场地的村子。本文试图以建立在这个村子的艺术空间草场地工作站为例，从一个独立的艺术空间和独立的纪录片与剧场的关系，来看当下中国那些独立于体制与商业外的纪录片和剧场的行走方式。

先回溯到九十年代初，那是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和独立剧场发端之时，一些不满于作品被审查被限制的创作者，开始在电视台、电影厂或者国家所属的剧团之外开始进行独立创作。这些作品自然无法经过审查进入到电视台、公共剧场之类的体制内渠道和公众见面，它们多半是在酒吧、个别大学的活动中或者非卖票的“内部演出”中小心翼翼地偶尔露面，然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国际电影节、艺术节、舞蹈戏剧节的放映或演出。这是整个九十年代的基本现状，进入到 21 世纪，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日益商业化时代，文化管理政策似乎没有之前那样的严厉，但对独立艺术创作没有任何文化基金赞助支持的现实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日益商业化时代催生出来的非常物质化社会氛围，使得那些进行独立个人创作者们更加感觉到孤立和另类。不仅电视台、影院和剧场依然拒绝这种独立的、非商业作品，连那些之前放映这些作品的酒吧也都关门倒闭，剧场也需要付出高昂的租金才能得到演出可能。这种现状下，那些依然坚持独立方式创作的纪录片人和剧场创作者面临的困境就是，要么制作符合电视台剧场宣传或商业需要的作品，要么就是唯一让自己的作品在国外参加电影节或巡回演出于各种艺术节。真正的中国观众消失了，创作者和社会的连接被割断了，创作资源和能力也日益萎缩。这就是发生在进入 21 世纪开头几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和剧场创作在体制与商业双重挤压下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我本人，作为最早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之一，从 1988 年开始制作独立纪录片，同时和编导文慧在九十年代初期创办独立的演出创作团体生活舞蹈工作室 (Living Dance Studio)，也算是中国最早的独立剧场创作者之一，我的个人经验应该是那些同样坚持独立创作的同行的缩影。我们面临的不仅仅只是埋头于个人作品的创作，同时得参与到让我们这样的独立纪录片和剧场作品创作能够延伸并发展下去的环境的建设中，具体说就是，我们得在自己的环境中必须建立独立的艺术空间，除了延续自己的创作，也联合更多独立创作者、包括更年轻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来发展属于坚持自己的艺术与声音表达。这就是“草场地工作站”2005 年初开始建立的宗旨。这个空间是我和生活舞蹈工作室的编导文慧创办，我们和国外的艺术机构、艺术家合作，举办一系列的纪录片、舞蹈戏剧表演的工作坊、讲座、艺术节等交流活动，让那些独立艺术创作者、学生或更多有兴趣者一起分享和参与。简单一句话，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作品创作过程中，也同时有更多同路人前行，试图一个属于独立艺术发展环境建设的开始。

从 2005 年这个空间创办开始，发生在每年五月和十月的两次艺术节“五月艺术节” (May Festival) 和“交叉艺术节” (Crossing Festival) 是草场地工作站的重点节目。两个艺术节同时有独立纪录片和独立剧场作品发表，有超过百部独立纪录片作品在这里放映，有成熟的独立剧团的作品，如来自北京的“纸老虎戏剧工作室” (Paper Tiger) 和来自上海的“组合鸮” (Zuhe Niao)，也有来自包括北京、济南、广州等 10 多个城市的年轻独立剧团的作品演出。从 2006 年开始的“青年纪录片训练计划” (Young Documentary Filmmaker Training Project)，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20 个左右的年轻纪录片制作人和学生参加了这个计划，并开始了他们的独立纪录片创作。在表演方面，2006 年开始的“青年编导计划” (Young Choreographer Project)，持续了三年，总共有 30 个年轻独立编导或团体获得创作支持，作品在草场地工作站的艺术节期间演出。

这些活动或支持计划都是伴随着国际间的交流展开。在欧洲的一些文化机构或艺术节（比如荷兰的 Borneoco、德国的 Goethe Institute、瑞士的 Swiss Film、Pro Helvetia 等）的合作支持下，一些欧洲的表演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被邀请来到草场地工作站，展示他们的舞台作品、纪录片放映，同时也主持工作坊和讲座。

这些在草场地工作站放映、展示或获得创作支持的作品，都是创作者自由创作，表达的是创作者对社会现实和当下处境的经验和感受，比如题材涉及到外地打工者在城市的挣扎、有关乡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失业者或同性恋的命运，等等、这些作品当然依然是无法在中国的主流传播渠道中得到太多机会传播，但至少

现在，草场地工作站正在创造一个给更多有至于独立影像和剧场创作的人一个平台，同时，更多有兴趣的观众来到这里观看和讨论，一个独立的纪录片和剧场作品和更多人群和社会发生关系的空间也在这里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思考并尝试艺术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参与和改变的实践。从2005年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的“村民影像计划”（Villager Documentary Project），是草场地工作站的一个重要的实践。这个计划是把DV摄像机发给具有“草根背景”的村民，他们亲自参与拍摄，一个“尝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方式的开始。有10个来自全国9个省的农民作者进入这个计划，完成了他们以“村民自治”为题的第一个纪录片，其中有拍摄到村子里的村委会选举、村子公共事务和麻烦的解决与处理等。之后，这个计划一直延续发展到现在，其中4个村民作者已经完成了8部纪录片长片。

到2010年，这个计划演变为一个有更多人参与的“民间记忆计划”（Folk Memory Project）除了村民作者，还有剧场艺术家、纪录片导演和艺术院校学生30人陆续参与。所有参与者“返回村子返回过去”，采访村子老人有关过去的记忆，并在这个实践中创作自己的剧场和纪录片作品。2010年10月，一个8小时长度的《回忆：饥饿》剧场作品演出，所有演员都是计划的参与者，他们不仅把被掩埋多年的那些老人的记忆带到舞台上，也带来了他们自己寻找过程中的体验和故事，老人对50年前的“饥饿回忆”和他们一起在舞台上“作见证”。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寻找者”，也是现实的发现者。这是一个要长远继续下去的计划，随着那些来自村子里的老人采访逐渐增多，一个公共的“民间记忆档案”正在建立，同时这些参与者也在其中不断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创作。可以看作是对现实对环境建设的介入参与，一种追求艺术创作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对他人或社会的贡献。

在中国偌大的国家，草场地工作站这样的独立空间和独立创作与交流依然是极其微小的一个，但应该是一个可能的崭新的开始，希望会带动更多类似的空间和创作者产生，一种新的独立文化创作和交流环境开始建立，在中国当下的“高速公路”现实中，保持并发展一条独立的“辅路”。或许这会是一种独立艺术环境自我建设和发展的尝试。这些想法的由来是基于我们身处的独立纪录片和独立剧场创作与展示交流非常窘迫贫乏的环境，与其等待这个环境的改变不如主动尝试自我改变和为这种改变做点什么。

吴文光

[www.theapro.kr](http://www.theapro.kr) 2012.02.02

Links

| [Read this article in Korean](#)

[http://kor.theapro.kr/main.asp?sub\\_num=86&pageNo=1&state=view&idx=247&ord=1&ordt=1](http://kor.theapro.kr/main.asp?sub_num=86&pageNo=1&state=view&idx=247&ord=1&ordt=1)

| [Read this article in English](#)